

· 新惊险小说译丛 ·

航行北冰洋的船员

海尔伯·埃盖尔特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新惊险小说译丛

航行北冰洋的船员

海尔伯·埃盖尔特著

任之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民主德国新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惊险丛书之一。

这是描写挪威去北冰洋打海豹的船员们的故事。年轻的赖夫有着一手高明的射击技术，刚参加进船员们的行列，来到船上时，受到了伙伴们的轻视、侮慢，尤其是老射手欧恩对他最敌视。出海后，通过了赖夫坚强的性格、出色的射击、勇敢的行动，慢慢地感动了船员们，他们变得尊敬他了。在一次狩猎中，欧恩碰到了危险，赖夫救了他，这使欧恩对他很感激；他们消除了敌意，成了朋友。一群船员更亲密团结了。因为船公司经理要解雇二个船员，他们团结一致，进行了反抗，最后得到了胜利。故事并展开了捕捉海豹，以及与暴风、大雪搏斗的场面。

Herbert Eggert

Die Eismeertahrer

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, 1956

航行北冰洋的船员

海尔伯·埃盖尔特著

任 之 译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四号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 7/9 字数 31,000

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七月南京第三次印刷

印数 31,641—61,640

一陣陣尖溜溜的风从海面上刮过来。这一帶的房屋就好象打着寒顫，縮成一团。这是一些非常矮小的，看来也很簡陋的房屋，它們大半是用木头造成的，上面涂着一些紅顏色，可是那些窗框子的白顏色已經差不多褪尽了。但是在那一边，在这座靠着挪威北部一个小港口的城市西面，却有許多用石头造成的大房屋，雪亮的玻璃窗在閃着光，三月的狂风也吓不倒它們。屋頂上高聳入云的、粗豪强健的烟囱，好象昂起了头，望着前面那一条狹窄的海湾；这海湾有着灰藍色的鄰鄰的海水。人們正是为了这海湾的形势，才在这里建筑起这座小城市的。

这里的人們全都依靠海洋生活的。他們和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小船是相依为命的，人們等待着它出海，希望它从北冰洋滿載着魚和海豹归来。强烈的魚脂气味弥漫着整个城市，但是城市的居民並沒有感受到，他們感受到的只是清新的海洋空气。現在已經到了开始远航的时候——冬天过去了，接着就要开始工作。工作就是金錢。不論住在城东城西的人們都这样想。不相同的地方，就是比起西城的居民来，东城的居民所計算的錢数那要小得多。东城的居民全是些碼頭工人、漁夫以及水产公司

和罐頭食品公司的工人；而海港里的船只以及陆地上的工厂和貨棧全是屬於西城居民的。

這座城市的大馬路是由公路干綫的一頭接連下去的。人們由公路踏上這條馬路，可以把這條馬路望得很遠，望見它攀過了遠處一個馬鞍形的山，才彎到這個城市的後面。這條馬路一直通到海港那邊去。這時馬路上還積着厚厚的雪，可是雪已經不那么硬了，所以在雪上面可以看到一個個皮靴底的印子。

有一群男子踏着積雪在走着。他們或是戴着臃腫的無指羊毛手套，或是把手插在甲克的口袋里，把口袋綑得七歪八扭的。他們大多數人都穿着有翻領的厚羊毛套衫，外面再加上一件油膩得發亮的短甲克。有些人戴着毛皮帽，有些人戴着藍色的船員帽。不論這些人頭上的帽子和他們的面孔怎樣的不一樣，但他們還是有許多共同點的。他們大家有着寬闊的肩膀，矮胖的身材。踏着左右搖擺的脚步在前進。他們是航行北冰洋的船員，一路上互相開玩笑地叫着，或是說着粗話，他們都是到漢梅柯咖啡館里去。

這絕對不是一間象樣的咖啡館，不過是一個臃腫的黑洞，里面擺着幾張滿是裂痕的桌子和一些矮板凳。中

間吊着一盞冒烟的洋油灯，白天都点着，因为光由两个小窗子透进来的光线，实在太不够亮了。人們都把这间咖啡馆叫做黑店。可是对于那一班航行北冰洋的船員們說来，这是一間最理想的咖啡馆。第一，凡是在这里出入的，都是自己人，嘴里要說什么，便說什么，可以毫无顧忌。尤其高兴到了极点的时候，就是把桌子推翻，也不会有人把他們赶出去。誰会把他們赶出去？难道老板会向他們下逐客令嗎？航行北冰洋的船員是他唯一的主顧，不做他們的生意，还有誰的生意可做呢？咖啡馆里面沒有櫃台，沒有擦得雪亮的倒啤酒的龙头，也沒有排列着酒瓶和酒杯的架子。这里只出卖一种飲料，那是在咖啡里面攪进一些酒精，名字叫做卡斯克。这是在厨房里攪好了才拿出来放在客人面前的。說起这种卡斯克，那是一种不是任何人可以喝得来的飲料，普通一般人喝了这样一杯卡斯克，可以丧失他的全部理智。汉梅柯老板可能是用着一种最坏、最便宜的酒精——无論如何，別处的卡斯克都不象他这里的这样厉害，厉害得象吞刀的一样。正因为这緣故，所以他的卡斯克特別精采；正因为这緣故，所以那一批航行北冰洋的船員，个个都到他这里来。

当酒店主人看見这些船員来到的时候，他便跑到后面的角落里去，急急忙忙的搖着那架旧唱机。然后找出

了一張最肉麻的夏威夷音樂唱片，匆忙地把它放在唱盤上。

這批男子漢你撞我、我踢你地吵鬧着，跌跌沖沖的穿過那扇狹窄的門走進來了。帽子也不脫下，便在板凳上坐下來。他們一聽見音樂，便互相對着點頭。接着就招喚老板。老板這時已經跑到廚房里去了，他把好幾根大木柴塞到爐子里去，便叫他的女兒阿依娜出去服侍客人，這個聰明的老板很懂得這是為了什麼。

挪威南部常常可以看到象阿依娜這樣生得纖長而年輕的姑娘，她懂得怎樣引客人多喝幾杯卡斯克。當她把圍裙扣好，走到前面來的時候，正在大聲談話的客人們馬上沉默下來了，大家都望着阿依娜。對於這種情況，她是很熟悉的，所以絕對不會感到有絲毫的窘。這時只有一個男子和他旁邊的人繼續在說話，這是一個約摸十九到二十歲的年輕小伙子；人們馬上可以看出他是第一次到這個圈子里來的。

阿依娜立刻注意到他了。他的姿態比旁人端莊得多，有着一張很開朗的臉，他把帽子取了下來，鬆曲的黃色長發披在他的額角頭上。這個小伙子竟對阿依娜不怎么注意，這真使阿依娜生氣了。歐恩·豪遜，那條航行北冰洋的“瑪利亞·麻達列那”海船上的槍手，現在正向她熱情

地招呼，可是她总是不理睬他。自作多情的欧恩，認定阿依娜对他自己應該另眼看待。阿依娜恨不得明白地对他說：他的追求是沒有用处的，她自己絕不会做一个好吵鬧的粗汉的妻子。为了她的父亲，她却不能这样对他說，因为欧恩对于其他那些船員有着操縱的威力，他能够使他們不再到汉梅柯咖啡館里来。是的，她喜欢了那个黄头发的少年。她真想使这个少年注視着她，并且对她表示友好。阿依娜对于男子是非常了解的，尤其是了解这些圍着她向她要卡斯基的男子，只要她肯坐在他們的台子旁边，和他們一块喝卡斯基，他們便开心得骨头都酥了。

阿依娜一看便喜欢的那个小伙子名叫賴夫·荷姆遜。他的确是新近才加进这群人的圈子里来的，这些男子都是“瑪利亞·麻达列那”的船員，他們明天就要出海，往北冰洋去。

不久之前，賴夫还和他的哥哥一起住在挪威內地他父母的那所小房子里。三个男子整年地为一小块土地劳动着，但是总不能够有一些进展。这块土地仅够維持他們的生活，那真是极勉强的。哥哥在几个星期之前結了婚，当他負起养活他父母的責任之后，賴夫便卷起鋪盖，离开了老家。

他曾經有過到美國去的念頭，在那邊掙得許許多多的錢回來，象那個雜貨商的兒子顏士一樣，把同樣那末粗的表煉子垂掛在肚子上。如果他的父母有錢能讓他上學，他便会到奧斯羅去念師範學校，因為他的確是有這樣的才能。他的先生一再說過：“賴夫，你一定也會當教師，甚至還可當牧師，你的算術、閱讀和書寫的能力都很好。”但是父母沒有這筆錢，所以現在他正坐在漢梅柯咖啡館里，既沒有表煉子，甚至口袋里連一分錢都沒有，而美國又是那樣遙遠。他這時已經放棄了去美國的念頭了。可是他願意在海上当一名船員。當他來到這座靠近港口的小城市時，他碰到了他的同鄉洛麻·泰德生。

洛麻張開手掌，拍着自己那件甲克的口袋說：“這裡，這是我先期領到的薪水！我告訴你，賴夫，在一條航行北冰洋的船上當一名海豹捕捉員，可以使你生活得很好。你可以把船當作家，有得你吃的，如果那個老家伙高興時，你還可以有口甘蔗燒酒喝。回到陸地來的時候，你簡直會是大人物了。當然啦，我們都是些無憂無慮的小伙子，如果我愿意的話，我可以在這裡把那間百貨商店所有的貨物都買下來，還買一只又粗又大的、刻着我名字的印章戒指，一雙軟的皮靴和一頂帽子！”

賴夫雖然聽得出洛麻是在大吹其牛，但是並不打斷

他的話，他相信这个家伙一定是有了不少錢了。否則，怎样会邀他到这儿来喝卡斯克呢！賴夫問他：“那末你的意思是認為我應該去試一試，看能不能和你們一起出海上北冰洋去？”

“本来名額已經滿了。可是那个欧恩·豪遜，”洛麻一边說，一边指着坐在这張長台子那头的一个人長着滿臉麻子的矮胖子說：“論理不應該讓他去的，因为他酒喝得太多了，他已經不再是整个北冰洋上最好的射手了。从前他的确是最好的一个呐！現在因为找不到別人，所以那个老头子只好还是雇了他去。”

阿依娜托着一盤冒着气的卡斯克走进来了。她把托盤放在桌子上，那些男子都自己动手，把他們要的卡斯克端了过来。他們尖着嘴向这些混濁的液体吹了一下，几乎是同时地放到嘴边喝起来了。

賴夫在乡下也曾經有好几次喝过燒酒，可是今天这玩意兒竟使他气都透不过来。突然，他覺得好象窒息了，臉漲得通紅，眼睛里充滿了泪水，他不由自主地揮动着一双手，就好象一个人把东西噙进气管去的一样。其他的人看見他这个样子，都幸灾乐禍地大笑起来。

“当然啦，你瞧，这不是牛奶啊！”欧恩拍着自己的大腿大声說。

“本来就不应该用卡斯克去灌孩子。”另一个家伙这样说，同时望着那个正在观察着赖夫的阿依娜。

可是赖夫不一会儿就恢复过来了，他为了要洗清刚才表现得那样不中用的耻辱，于是再把杯子端起来，一饮而尽。然后他把嘴张开来，让那些象火烧一般的热气喷出来。现在他把自己控制住了；虽然已经感觉到那股酒气向他的头上直鑽，連手脚都麻木了。

“怎么样，再来一杯嗎？”洛麻問着他。

赖夫点了下头。他是不論在什么情形下，也不愿意当众出丑的。当他开始說起話来的时候，他覺得自己的声音完全变了，变得那样粗糙而沉重。“你告訴我，你們是需要一个射手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不是总和我們村子里那个替地主效忠的家伙一块去打獵的嗎？你一定記得很清楚。我很相信我自己百发百中的枪法。但是，你們的射手名額不是已經滿了嗎？”

“虽然如此，我們还可以去試試。或許那个老头子情愿帶一个候补的助手去，也說不定呢。你等一会到我們船上来，我們和他談談去。你一定得說是曾經出过几次海，并且打过許多野兽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哄他一哄，那末他就会帶你去了。”

“喝吧！”其他的人叫着，因为杯子里又盛滿了卡斯

克。在賴夫面前也斟了一个滿杯。他这次慢慢地喝，他牢牢地控制着他的手脚，动都不讓它动一下，眼睛也沒有凸出来；所以那班家伙也沒有什么可笑話的，便不再望着他，自己顧自己的談天去了。

欧恩在那里大声替自己宣傳：“我的枪法从未曾落空过，未曾落空过一次！誰能否認我是整个北冰洋最好的射手呢？嘿！”

的确，沒有人来否認他，大家都同意他的話。可是欧恩每次喝了酒之后，总是渴望跟人爭吵和打架的。这次沒有人来反駁他，反而感到不痛快。但是，他总要找出一个人来洩洩他的气。他决定請这个沒有怎样注意他的、新来的小伙子喝一杯卡斯克。如果这个小伙子因为酒量有限来拒絕他，他便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侮辱，把他重重地教訓一頓。的确，欧恩这家伙在任何人面前都要称強！于是他慷慨地要了特別猛烈的卡斯克来，替每个人都倒上一杯。

一个蓬头散发的，原籍芬蘭的船員，名字叫做巴依諾·皮士潘年，不停地搖着角落头那架唱机，他总是拿着那杯卡斯克离开桌子，站到唱机面前去喝。他打算壯一壯自己的胆子，来請阿依娜和他跳一会舞。当阿依娜又走进来的时候，他喝了一大口卡斯克，把杯子一放，便向

着阿依娜走来。他向阿依娜弯了一弯腰，就象他有一次在电影里看到过的那样，然后便抱着她的腰，搖着她，在那一排桌子面前生硬而笨重地轉起来。

“哈哈，你們这两个！”那些男子在桌子旁边望着他們，粗声粗气地叫着。他們不会跳舞，尤其不懂得那些摩登花样。可是这个芬蘭人，他曾經跑过很多地方，甚至还有一条苏联船上捕捉过海豹，并到过象列宁格勒这样大的城市，所以他当然亲眼看过别人是怎样跳舞的。——这些男子都这样想着，并拍起手来为他們两个打着节拍。欧恩也一块拍着手，并且叫着：“一，二，三——一，二，三——”他对于这个芬蘭人是不会吃醋的，因为他太老太丑了，他相信阿依娜不可能会喜欢他。

当那张唱片放完了之后，欧恩向阿依娜叫着：“你是不会和我們跳舞的，对嗎？”他說这話只是开玩笑而已，因为他根本不会跳舞，也沒有兴趣这样沒头沒腦的轉圈子。他只想喝酒，所以又叫着：“給我們再拿点卡斯克来喝喝吧，我們口渴死了！”

阿依娜走进廚房去了。她急促地喘着气，臉都紅了。和这个芬蘭人跳舞，她覺得很好玩。她是很少跳舞的，唱片这样快便轉完了，这真是使她感到难过。当她又捧着托盤走进来的时候，那个芬蘭人又換了一張唱片放起

来。可是这个芬兰人现在不再来请她跳舞了，其他的人也没有请她跳舞的意思。阿依娜走到那个黄头发的小伙子面前，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：“你一定也会跳舞的吧？”

赖夫最初吓了一跳。当然，象这个芬兰人这样的跳舞，他自然也会。可是他已经有三杯卡斯克下肚，情形就有些不同了。而且一个姑娘来邀请一个小伙子跳舞，这种事难道是常见的吗？所以他还是站了起来。起初真有些摇摇晃晃的站不稳，他把右腿向后面一缩，行了一个怪令人好笑的礼，便和阿依娜舞了起来。可是他根本看不见他的舞伴，也看不见任何一个人，连音乐也一点都听不见，他的脑袋也好像天旋地转似的转个不停，这样他只好把这个姑娘抱得特别紧些。

那些男人又叫起来了：“哈，哈，你们两个！”但是这次叫的声音和前次的不一样，这次的声音好象是在说：你看，这个小伙子第一次来到这里便跳起舞来，好象这儿一切都属于他似的！欧恩这次不参加叫了，手也不拍了。他坐在那里，握紧拳头，睁大眼睛，望着这一对跳舞的人。不一会，他慢慢地站了起来，轻轻地走到后面那个放着唱机的角落里去。他一挥手，那架唱机便从台子上翻到地上。

一声駭人听闻的声响。唱机发出一声怪音，音乐便中断了。唱片也打碎在地上。那一对跳舞的人呢？他们还一个劲地跳下去，就好象音乐还在奏着一样。欧恩一个箭步跳了过去，揪着賴夫的肩膀，把他从他的舞伴那儿拉开来，賴夫便一古腦儿地跌倒在地上了。其他的人都由長凳子上跳了起来。好，现在有戏看了，这一来，他們又有了可以时常拿来在船上談笑的資料了。他們大家都怕欧恩。本来他們很想好好地揍他一頓，可是欧恩是不会挨到揍的，因为他的力气大得象熊一样。欧恩这时已經蹲在賴夫身边，开始用拳头来收拾他。賴夫根本不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不曉得为什么他会挨到毒打。可是过不了一会儿，他的酒完全醒了，剩下来的只有那受了侮辱的自尊心，以及一股受辱后发出来的怒气：因为就賴夫想来，这个陌生人簡直是毫无理由的来向他挑战。

这股怒气一冲，賴夫又站了起来。他面对着欧恩站着，把甲克一脱，用他那一双打得很准的拳头，向他对手的臉上、身上搥去。賴夫在学校里不仅是算术和閱讀的能手，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家，想不到这一点在这里倒大有用处。欧恩馬上觉察到，他这次碰上了一个劲敌，这可与其他的一般人不同了。他心里也冲起一股怒气。当他眼看靠自己的体力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时候，他便胆

怯起来了。他从褲帶上拔出了他們每个船員都帶着的那把刀子。賴夫一看見这把雪亮的鋼刀，馬上便把本領拿出来，他一脚对准欧恩踢去，这一下，可把“瑪利亞·麻达列那”船上这个最强壯的人踢倒在地上，直打哼哼。

整个大厅里都靜了下来。阿依娜把手蒙着嘴，不讓自己叫出声来。她又害怕又惊奇地观察着这场搏斗。她知道得很清楚：为什么欧恩要把她的舞伴掀开。当欧恩好象失去了知觉躺在地上的时候，她用一种夸奖的神情望着賴夫。其他的人也同样望着賴夫。虽然沒有一个人說話，可是大家心里都这样想着 欧恩这次挨揍挨得好，这个凶坯总算这次把他的对手估計錯了！——賴夫現在在他們的眼睛里，变成了一个和他們有同等价值的人了，虽然他們心里不欢喜他，但是大家都对他很尊敬了。真想不到，这家伙不只是会打，而且还懂得拳击呢。他看見鋼刀一点也不害怕。

欧恩大声地哼着。人們把他扶了起来。兩個人攙着他的膀子。每个人把自己的酒錢付了，便准备回碼頭去。

“还有我的唱机，喂，我的唱机呢？你們一定得賠我唱机！”老板在后面大叫着。

“你賺我們的錢也賺够了，可以够买一个新的了！”有一个人这样回答他。

“那个木匣子根本是沒中用的了!”另一个人帮着說。

賴夫也一块走了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跟着他們一块走。可是，不跟着他們一块走又有什么地方好去呢？本来他并不是有意要把欧恩打伤的。但是当一个人不得不起来自卫的时候，那还有什么好說的呢！他把手插在口袋里，跟在他們的后面，沿着这条長街，沒精打采地走着。这时天已經黑了，天上的星显得那样清楚而寒冷。在清新的夜气里，那一股魚油的腥气也不怎样嗅得出来了。

“瑪利亞·麻达列那”海船正靠在碼頭边。当他們扶着搖搖晃晃的欧恩走过跳板时，船主由艙里走了出来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这个家伙是不是又醉得人事不知了？”船主很生气地問着这些人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，不是的，只受了一些輕微的伤，不久就会好的。”众人回答道。

船主搔着他那条肥胖的头頸。“不久就会好的！誰这样对我說？嘿！如果出海后我沒有射手，那該怎么办？把这家伙拖着，好象他是乘客似的，整天躺在房艙里，我們去服侍他。这样一位先生我是不要的，我再說一遍，我是不要的！”